

编辑出版学丛书

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下)

◎阎现章 主编

《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采用史论结合的形式，力求运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对每位编辑家进行分析探讨，一方面使传主的编辑史实真实可信，另一方面也为读者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史料和素材。该书有选择地给几十位具有代表性的编辑家立传，并不仅仅是缅怀他们的不朽业绩，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对他们编辑活动、编辑经验和编辑思想的分析研究，更好地为当前的出版事业服务，并给新兴编辑学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基础。

河南大学出版社

编辑出版学丛书

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下)

◎阎现章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四编 卓有建树的其他著名编辑家

编辑现存最早一部佛教经录的僧祐	(3)
一、僧祐的生平及编辑学术活动	(3)
二、《出三藏记集》的成书、结构及内容	(7)
三、《出三藏记集》的编辑特色及成就	(11)
四、僧祐取得编辑成就的原因	(18)
编辑通代文学作品选集的萧统	(21)
一、萧统的编著活动	(21)
二、萧统的编辑思想	(22)
三、《文选》的编辑特色	(24)
四、《文选》在中国编辑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27)
主编大型类书《艺文类聚》的欧阳询	(29)
一、欧阳询的学术生涯	(29)
二、《艺文类聚》的编纂主导思想	(30)
三、《艺文类聚》的编纂方法	(34)
四、《艺文类聚》的得失	(36)

主编宋代三大部书的李昉	(41)
一、李昉的编辑生涯	(41)
二、李昉兼容并包的编辑思想	(43)
三、李昉的编辑成就	(46)
重振编年体编辑体裁的司马光	(54)
一、司马光的编辑学术活动	(54)
二、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原则	(56)
三、司马光取得编辑成就的原因	(62)
四、《资治通鉴》对后世的影响	(64)
编辑私藏书目提要的三大家晁公武、尤袤和陈振孙	(67)
一、晁公武、尤袤和陈振孙的藏书与编辑活动	(67)
二、三大家的编辑思想特点	(71)
三、《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題》的 编辑特色	(75)
四、《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題》的 学术价值	(81)
立志做通儒的编辑家王应麟	(84)
一、王应麟的生平与政治活动	(84)
二、王应麟编辑思想的特点	(86)
三、王应麟的编辑成就	(89)
四、王应麟取得编辑成就的原因	(91)
完善典志体编辑体裁的马端临	(93)
一、马端临的编辑活动	(93)
二、马端临的编辑思想	(95)
三、《文献通考》的编辑特色及成就	(100)
主编世界上最早最大百科全书的解缙	(110)
一、解缙的编辑活动与编辑思想	(110)
二、《永乐大典》的编纂特色	(116)

建立考辨伪书章法的胡应麟	(121)
一、胡应麟的编著学术活动	(121)
二、《四部正讹》与图书辨伪学的建立	(126)
三、《经籍会通》的编辑学术成就	(131)
一生耽耽简编的书目文献编辑家祁承燾	(141)
一、祁承燾的生平事迹	(141)
二、祁承燾独具特色的编辑思想	(145)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辑创新特色	(152)
既为儒又为商的编辑家毛晋	(157)
一、毛晋的出版生平	(157)
二、毛晋编辑出版实践的特点	(167)
三、毛晋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的地位	(196)
编辑治国制度型经世文编的陈子龙	(201)
一、陈子龙的编辑学术生平	(201)
二、陈子龙经世致用的编辑思想	(203)
三、《皇明经世文编》和《农政全书》的编辑特色	(206)
四、陈子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	(213)
通俗文坛的编辑巨擘冯梦龙	(217)
一、冯梦龙的生平	(217)
二、冯梦龙的编辑成就	(218)
三、冯梦龙进步的编辑观	(224)
完善专科图书编辑分类的朱彝尊	(229)
一、朱彝尊的编辑与撰著活动	(229)
二、朱彝尊的编辑思想	(232)
三、《经义考》的编辑特色	(234)
现存最大一部类书的编者陈梦雷	(238)
一、陈梦雷坎坷的编辑学术生涯	(238)
二、关于《古今图书集成》的著作权问题	(240)

三、从《集成》的编辑特色看陈梦雷的编辑思想	(242)
主编我国最大一部丛书的纪昀	(248)
一、纪昀的编纂活动	(248)
二、《四库全书》的编纂	(249)
三、《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及特色	(253)
主编断代文学作品全集的董诰	(261)
一、董诰的编辑活动	(261)
二、《全唐文》的编纂动机	(263)
三、《全唐文》的编纂特色	(268)
编辑通代文学作品全集的严可均	(274)
一、严可均的撰著与编纂学术活动	(274)
二、关于《全文》的著作权问题	(279)
三、严可均的编辑思想	(281)
四、《全文》的编纂特色	(284)
清代辑佚第一大家马国翰	(288)
一、马国翰的生平及其辑佚活动	(288)
二、马国翰及其《玉函山房辑佚书》	(294)
三、《玉函山房辑佚书》的编辑特色	(309)
中国编辑传播史大事年表	(321)
一、先秦两汉时期(前 841~220 年)	(321)
二、魏晋时期(220~420 年)	(324)
三、南北朝时期(420~589 年)	(326)
四、隋唐五代时期(589~960 年)	(329)
五、宋辽金元时期(960~1368 年)	(340)
六、明清时期(1368~1911 年)	(352)

附 录

喜见编辑史研究新成果	姚福申(371)
涓涓溪流般的劳作 滔滔长河般的画卷	董淮平(373)
编辑学研究的新成果	孙青艾(376)
一个瞩目的编辑史研究新成果	陈 泓(378)
中国古代编辑史研究的新成果	闫 宁 项福库(380)
一部富有建设性的编辑学研究著作	李衡眉(383)
修订后记	(385)

第 四 编

卓有建树的其他

著名编辑家

编辑现存最早一部佛教经录的僧祐

僧祐是南朝齐、梁时代的一位高僧，也是一位杰出的佛教经录编辑家和文史学家。他编辑的《出三藏记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典经录，凡有关东汉末至梁的译经，皆以本录为首要之参照经录，尤其是该书编载《道安录》的重要材料而保存了佛教经录的原始面目。《出三藏记集》作为一部梁朝以前佛经目录编辑的集大成式佛学专科书目，其在我国书目文献编辑发展史上的价值，主要反映在对佛学经录编辑事业的继承弘扬和创立新的编辑体制，为后世目录学及佛学学者所借鉴和推崇。

一、僧祐的生平及编辑学术活动

僧祐(445~518年)，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自父亲一代起移居京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南北朝时期正是佛教在中国的成长发展期，僧祐就生活在当时社会浓厚的佛教气氛下并受到了影响。据(梁)慧皎《高僧传》卷11《释僧祐传》记载，僧祐童年时曾随父母入建初寺礼拜，“因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

怜其志,且许入道”^①。这样,僧祐便留在建初寺,拜僧范和尚为师。僧祐14岁时,“家人密为访婚,祐知而避至定林”,师事定林寺法达法师,而法达是一位道德高尚、守戒极严的僧人,在佛教界很有声望,时人誉为“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②僧祐竭诚向法达学习,以至于成年后成为一位信仰坚定、操守严明的佛教徒。

僧祐年满20岁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后他又向“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的法颖和尚学习律学。僧祐潜心钻研律学20余年,“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③。齐永明年中(483~493年),武帝诏命他作为朝廷特使,到三吴地区考核和甄别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尼等僧侣五众,并宣讲《十诵律》,进一步申明受戒之法。这样,僧祐实际上已取得一代律学宗师的地位,备受朝野的爱戴敬仰。梁朝开国后,被称为佛教文化皇帝的梁武帝萧衍对于僧祐倍加礼遇,一切佛教和僧人事务上的疑难大事,梁武帝都请他决断,“今上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④。当时僧祐已经年高,又患有脚疾,梁武帝特许他坐车子进入内殿,为六宫妃嫔受戒,可见其尊崇之优,“(祐)年衰脚疾,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其见重如此”^⑤。在教团内部,僧祐的威望也极高。开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都是佛教界的领袖人物,智藏还与僧旻、法云并称为梁代三大法师,但他们也都崇重僧祐的道德,一向以师礼奉侍僧祐。在世俗界,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如梁武帝的异母弟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仪同陈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贵嫔丁氏等。这样,僧祐晚年“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

①②③④⑤ 慧皎:《高僧传》卷11《释僧祐传》,见《高僧传合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6~207页。

人”^①。僧祐于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年)五月二十六日圆寂于建初寺,享年74岁,葬于钟山定林寺,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撰文。

僧祐一生的主要编辑学术活动,在于弘传律学、造立经藏、编辑佛教经录,并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

(一)弘传律学

僧祐把律学作为自己的事业,以毕生的精力勤加钻研,并不懈地进行宣讲、传播推广工作。他说:“大圣迁辉,岁纪绵邈,法僧不坠,其唯律乎!”^②认为要永葆佛教的强大生命力,使佛法和僧伽欣欣向荣,最根本的一条是维护戒律的纯正和尊严。他追随律学大师法颖和尚学律20余载,自己早晚讽诵律书40余年,每年春、秋两季登坛讲律各一遍,总共讲了70余遍。亲自听过僧祐讲律或者亲由僧祐授戒的僧俗士庶,都很自豪是僧祐的弟子。僧祐在律学方面的重要著述有两部。一部是《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萨婆多部是梵文 Sarvasti-vada 的音译,意译为“说一切有部”,该部是释迦牟尼逝世后300年从部派佛教中的上座部分出,曾在克什米尔、键陀罗等地盛极一时。该部戒律《十诵律》由北印度传播到中国,成为中国最早而又最普遍流行的律学,这也是僧祐一生所精研和弘扬的律学。他所撰写的《萨婆多部相承传》是他所传弘的律学师承传记。从现存的作者序言中不仅可以看出僧祐对律部的重视,还可以了解僧祐研习律学的不懈努力,更明白了他撰写《萨婆多部相承传》的目的是为历代承传的萨婆多部律师立传,让他们的名声和佛教共存,使他们的功绩与日月同辉。僧祐另一部律学著作是

① 慧皎:《高僧传》卷11《释僧祐传》,见《高僧传合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7页。

②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2《萨婆多部记目录序》,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0页。

《十诵义记》十卷,这是他所传弘的律学义解的记述,是僧祐40来年讽诵修持,70多遍讲说传授所总结的成果。这两部律学著作都是他四五十岁之间的作品,是古来萨婆多部《十诵律》学方面的重要著述。可惜这两部书都早已亡佚不传,仅《出三藏记集》中略载有其目录和序文。

(二)造立经藏

“经藏”,这里指专门收藏佛经典籍的地方。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但历史上第一个搜聚卷帙建立经藏的,则是僧祐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立的经藏。僧祐建经藏的动机似乎受其师法颖的影响。据《高僧传》卷11《释法颖传》记载:“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①僧祐更扩大这一佛学文化事业,“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②,先后在建业城内建初寺和钟山定林上寺营建般若台造立经藏,其中定林上寺经藏的建立,还得到梁临川王萧宏的大力襄赞。著名文学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理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③后来慧皎在《高僧传》卷十一中称述僧祐“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坠,咸其力也”^④,从而开诸佛寺搜藏佛教文献之先河。姚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也评价说:“佛经之有藏,实自祐始。”^⑤

① 慧皎:《高僧传》卷11《释法颖传》,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②④ 慧皎:《高僧传》卷11《释僧祐传》,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③ 姚思廉:《梁书》卷50《刘勰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0页。

⑤ 姚名达撰,严佐之导读:《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三）编辑佛教经录文史

根据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12《释僧祐法集总目录序》中记载,其共著录法集8部,即《出三藏记集》15卷、《弘明集》14卷、《释迦谱》5卷、《萨婆多部相承传》5卷、《十诵义记》10卷、《世界记》5卷、《法苑集》10卷、《法集杂记传铭》10卷。在这八部书中,而今只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尚存,其余皆佚失,但在其编辑的《出三藏记集》里保存了各部的序言和目录,由此可知,僧祐集录了很多古记遗文,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极为可贵。尤其是其《出三藏记集》被列于《大藏经》目录部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

二、《出三藏记集》的成书、结构及内容

僧祐在借鉴吸收有关目录学编辑精华基础上,编辑的《出三藏记集》的“出”即指翻译,“三藏”则指经、律、论,“记集”即指记载东汉至梁所翻译经、律、论三藏的目录、序记以及译者传记等,合起来就是中土所翻译的经、律、论佛籍的总目录。姚名达称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为“遥续《安录》,近接《别录》,囊括一切经录而集其大成者”^①。至于编辑该书的原因,僧祐在自序中曰:“原夫经出西域,远流东方,提挈万里,翻传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阙矣。”因此“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以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时竞讲习。而年代人名,莫有诠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复生疑惑,奚所取明?祐以庸浅,豫凭法门,翘仰玄

^① 姚名达撰,严佐之导读:《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风,誓弘大化,每至昏晓诵持,秋夏讲说,未尝不心驰巷园,影跃灵鹫,于是牵课羸志,沿波讨源,缀其所闻,名曰《出三藏记集》。”^①基于此,僧祐于齐梁间以定林寺、建初寺造立经藏写一切经的因缘,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旁考诸目,“订正经译”^②,编辑了该书,并且编载了道安等录的重要材料,从而保存了佛家经录的原始面目。

《出三藏记集》又称《出三藏记集录》、《梁出三藏集记》、《出三藏集记》、《出三藏记》、《三藏集记》、《僧祐录》、《祐录》,全书共15卷,编录图书2162部,4328卷。全书编辑体例分为四个部分:“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③四个部分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第1卷为“撰缘记”,共五篇,记述佛典集结和翻译的起源。其中前三篇“集三藏缘记”、“《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菩萨处胎经》出入藏记”,叙述了印度佛经集结“三藏”的经过,读者得以从中了解佛教文化的源流,后两篇为“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和“前后出经异记”,用来说明佛经的传播翻译情况。“缘记”部分类似古代目录学的编辑小序,用以说明学术源流。

(二)第2~5卷为“诠名录”,这可以说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也是反映僧祐对道安经录的继承和弘扬。审定编载了自东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间译出和撰集的一切佛典,不管有无译者姓氏,一一搜罗归纳为十五录。每录之前有编辑小序,略述该录源流。僧祐认为“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为了保存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标列岁月”的传统,这一部分的编次不按内容而按时代撰人序列经名。由于“诠名录”这部分内容基本上是在《综理众经目录》基础

①③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②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2《释僧祐法集总目录序》,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7页。

上的进一步修订和补充,故一律称为“新集”,其具体名录如下:

1. 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2卷)。这是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第一部分《经论录》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和补充,以朝代为次序编辑,按译者编排的译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第一部分《经论录》自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末法立,共著录17人(安世高、支娄迦谶、支曜、安玄、佛调、康孟祥、支谦、康僧会、朱士行、竺法护、聂承远、达摩罗刹、安文惠、帛元信、竺叔兰、法炬、法立。其中竺法护和达摩罗刹为同一人,所以实际只有16人)的译本,僧祐对于这些人的译本,都参照其他经录,注出异同存缺,并标明当时有本或缺本。另外又于法立以前补出张騫等7人的译本,法立以后补出卫士度等55人的译本。可见僧祐对这一部分用力甚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类。

2. 新集条解异出经录(第2卷)。收录有译者姓氏、同一种佛经的不同译本。

3. 新集表序四部律录(第2卷)。智昇的《开元释教录》卷10云此录“卷中无”,可知此录至迟在唐开元年间已佚,其中内容已无从知晓。

4. 新集安公古异经录(第3卷)。收录《综理众经目录》中所集早期译出而已散失不全的佛典残篇,为古代的遗文,基本上都是单篇译出,没有译者的名字。

5. 新集安公失译经录(第3卷)。收录《综理众经目录》中所集的译者姓名不详的佛典。《综理众经目录》原列有134部,但经名简略,未列卷数。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异名、出据、存缺,厘定为131部。

6. 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第3卷)。转录《综理众经目录》中遗失译者姓名、流传于甘肃黄河以西地区的佛经。

7. 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第3卷)。转录《综理众经目录》中遗失译者姓名、流传于陕西关中地区的佛经。

8. 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第3卷)。记录佛陀涅槃后,优波离诵出律典,印度佛教律学分为五部的情况。

9. 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第3卷)。记录五部律演变为十八部的过程。

10. 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第3卷)。记录《十诵律》、《四分律》、《僧祇律》、《五分律》在汉地的流传情况。

11. 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4卷)。收录《安录》之后译者不详的失译类经典。僧祐经过多年的搜集鉴定,共得1300余部。

12. 新集抄经录(第5卷)。收录齐竟陵王萧子良等人摘要抄写的佛经。

13. 新集安公疑经录(第5卷)。收录《安录》中所集疑经。

14. 新集疑经伪撰录(第5卷)。收录僧祐考证出来的疑伪佛经。

15. 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5卷)。收录道安的注经及佛学著述。

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5统计,以上十五录共收佛典2162部,4328卷,这比《综理众经目录》增加了1500余部,3300余卷。但他所搜罗到的写本和参照的经录,偏重于南方,因地区的限制,偏疏遗漏在所难免,对北方的所译经遗录尤多。

(三)第6~12卷为“总经序”。其中,卷6~11名为序集,辑录一些佛典的前序与后记,共110篇,其中77篇未见于现存的佛典。总经序属于僧祐在集各种佛典目录编辑优点基础上的独创,所辑录的前序、后记很有特色和价值,这些序和记实际上就是佛典提要,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使读者知道译经的经过、内容、地点和时间。卷12名为“杂录”,收录陆澄的《法论》、齐竟陵王萧子良的《法集》以及僧祐的《世界记》、《弘明集》等书的序文和篇目。这些书除《弘明集》外都已佚失,现在根据这些书的篇目即可略知其内容。

(四)第13~15卷为“述列传”,即叙述历代译家和义解僧人的